胥石文存

胥石文存目錄 原名族譜稿存

岩文存目錄

胥石文存

歸安吳蘭庭胥石子

皇清例授中憲大夫刑部陜西清吏司郎中加二

級鐵夫府君行實

府君吳氏諱聯珠字珍兹號鐵夫先世諱壽寧者元泰定間□□□□□□□自嚴州淳安遷湖州之歸安遂世爲歸安人先五世祖楫侯公諱世濟明萬歷四十年舉人南直隷太和縣知縣時流寇殘潁州犯鳳陽而太和當河南之衝賊悉力攻之公率士民守禦身冒矢石屢有所斬獲賊去而復至凡三攻太和卒不能拔升六安州知州尋以病免著有禦寇始末二卷 今上御

極之二十六年以太和士民籲請　命祀名宦先高祖端生公諱子方府學生先曾祖斯邁公諱景運廩貢生貤贈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曾祖妣沈氏貤贈安人先祖楚三公諱湘縣學生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績學飭行動止必於禮法著莊子正義八卷屈子正義六卷其行誼具載門人湖北布政使沈世楓所爲墓誌祖妣袁氏封安人府君幼讀書即承庭訓不爲章句之學雍正七年舉於鄉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遇　覃恩推封二代三年實授主事充順天武鄉試同考官五年升稽勳司員外郎兼理文選司事六年充雲南鄉試副考官七年升戶部河南

司郎中改刑部陝西司尋丁父憂時楚三公就養京邸雖部務殷繁府君晨昏起居惟謹楚三公病脾泄湯藥之奉必嘗而後進廁牏澣濯亦身親之不以委侍者也既扶柩歸里侍凌安人黽勉色養服闋將束裝赴補凌安人疽生於要醫相顧縮手府君衣帶不解凡十數晝夜口齰創出膿血患良已府君則瞿然曰吾母年已七十老矣今幸無恙孰使吾銜一官違子舍而猥以移孝作忠自詭也由是謁補之意遂輟家故貧自楚三公以授徒爲生脩脯所入僅足具饘粥府君通籍後貧益甚所乘一驢車出入直舍遇軒車怒馬輒擠陷積淖中冬則褻羊裘無所謂狐鼠之屬又甚做然性喜急人親故

以艱阨至者必有以慰其意楚三公之爲同祖兄弟者四人四人者同父也中遭家難仲夫婦繼殞楚三公既經紀其喪并爲嫁其孤女二人伯薪臥先生卽世繼配張孺人年未二十懷中子纔三月耳楚三公奉與同居字其子如已子府君亦鮮兄弟相愛如同胞也旣冠授室而卒妻亦繼歿張孺人於府君爲世母府君之事世母不後於已母葢終府君世張孺人若忘其爲惸獨者晉壽先生四人者之季也楚三公爲之擇室旣有子矣輒夭死叔兄亦孱甚不能自立俱生於府君館死於府君殯也合十有二棺於先人兆域之西置一大冢至今享祀不廢則府君之所爲善承父志者也凌安人年蹐

大耋顧精力素健每春秋佳日府君則具小舟攜茶帖果餌侍孥安人出游承奉□□□□扶掖□□輒爲盤桓竟日嘗命畫史倣閒居賦意繪孥安人小照作詩有敢云孝乎孝自顧微乎微之句手題其上旣而曰潘安仁輕軒奉母自謂拙者之政顧趨權冒勢蔑棄倚門之訓則所當借以爲鑑者也府君貌嚴毅而中豈弟卽之者初若難犯久而樂就之嘗歷主天雄嶽麓問津書院講席所賞拔多知名士手綜史書倣荀悅袁宏之例著錄若干卷臥滄吟稾七卷府君生於康熙四十年八月十七日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以疾歿於天津館舍次年十月祔於正八堡楚三公墓側配阮恭人

勤幹有家法克相府君後府君二十二年歿子二蘭庭
乾隆三十九年舉人蘭史府學附學生員女子子一適
董啟埏福建邵武府同知孫四小同二同名鎬稼同府
君家居侍凌安人者十三年府君歿後又十一年而凌
安人歿壽九十不肖男蘭庭謹述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歷城周永年填諱
周永年曰嘗讀宋書孝義吳逵傳竊有意乎其爲人
也傳曰逵吳興烏程人經饑饉疾疫父母兄弟嫂及
羣从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期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鄉里嘉其志義太守王韶之臨郡與同縣
潘綜並察孝廉并贈以詩曰美哉茲士世載英髦又

曰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夫仁義在人自立何地無賢
今觀中憲公父子世篤行誼葬其宗從之無主者十
二棺中憲歸安人郎烏程分縣豈非地靈門慶與休
文所書有曠世同符者邪而世言古今人不相及則
何也

學澄先生傳

乾隆乙丑蘭庭年十六先大人命從族父學澄先生游
先生於承恩堂設講席相從受業者不下數十人除外
至三數人外皆族人子弟堂爲先生六世祖光祿公祠
甚宏敞大門外辛夷樹一株俗稱玉蘭花兩人抱未竟
其高數里外望見之花時爛然滿高枝蓋數百年物也

先生尊人衣紱公諱靜以學行爲宗黨推重先生復繼之先生規言矩行無疾言遽色能使人化其矜浮之習而循循善誘久而不自知其有所進也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衖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合二十五家之里而爲之塾而坐父師少師於此以教之學是其所教者合里中之子弟在焉今吾家聚族居無他族雜之則里中之子弟胥卽族人之子弟欲其知所矜式相與力於學以無失家世之舊其師顧不愈重與蘭庭侍先生口前後幾十年先生口講指畫無寒暑間輟課文以三八日而連他塾以會文者不與焉每

文成呈先生先生默然閱之閱竟一點首手援筆向口吮之其文輒當意卽閱時口微作漱齒聲而兩手交籠袍袖相接挱如暗搔手背癢者則必痛有塗乙無或倖者同輩多覘先生以預決殿最先生年甫四十須髮皓白如六七十者家傳治毛詩然少不工詩繼配韋孺人嫻吟咏先生始學爲五七字句嘗賦玉蘭花詩命蘭庭和之今憶之若目前事也先生諱淸瑞學澄其字乾隆二十六年卒年六十衣紼公以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而先生目爲學官弟子試輒高等食餼充　恩貢生亦例得教官然俱不得也子榮少與余同學今爲廩生亦老矣

蘭庭曰吾族多續學士往往為人師表多所成就其即家設教而蘭庭得及其門者惟先生與枝巢先生枝巢先生少為貴公子落落自異其後乃抑然以訓誨族人為事昔寧海方氏立宗儀其一則曰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師之有道則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其於勸學之意至矣故傳學澄先生而并著其說焉

虛益弟墓志銘

虛益余族弟也名芳鎮虛益其字自號受軒曾祖琊侯選州同知贈修職郎東陽縣學教諭祖大烘候選州判官父樹基縣學生曾祖母沈氏贈孺人祖母麗氏母麗

氏繼母蔡氏娶潘氏繼林氏蔡氏子名長名理名端□□□□□□□□□□□□□□□□□□□卒於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得年五十八余長虛谷五歲自虛谷能搦筆爲文卽與之同學於儕類中尤爲相洽余本字虛若□族里閒有大虛小虛之目其後同舉於鄉及出游四方所識人多矣其相洽卒無有及虛谷者虛谷客死山西友人以其喪歸未知何日克葬余方客於外又老矣恐不能待也乃爲志授其弟芳錡俾他日納諸壙銘曰伯牙絕弦於鍾期事之有無不可知論者謂已褊矣而其心有足悲也吾銘虛谷而後之銘吾墓者誰邪噫

洪孺人傳

國家定制民間婦守節核實得請　旨旌表如古烏頭綽楔之制爲典甚鉅顧一歲請旌每行部不過數人其得之又頗出於力之足自達者而窮閻惸獨之嫠憔悴困苦或莫爲表章以死彼守節者非有求聞於時而時亦卒莫聞之斯其節尤可志也予故於洪孺人有慨焉洪溪東里人歸予家諱景澧字龍山者爲室龍山爲予曾大父行稱龍山翁服屬絕者七世矣然比鄰居口知之爲詳洪故農家女龍山翁亦農也娶洪一年死洪時年甫二十顧有身已而產男也然卒不育洪有姑篤老矣家無餘人又貧甚或謂洪夫死子又死亦他適耳不爾餓且死洪曰餓死命也即他適庸知不餓死若非欲

速吾死無爲爲斯言矣其母□亦農家女聞女言獨心喜益贊厲之然母亦發而貧困不能爲女經理也龍山翁爲農無田賃人田以耕餓死洪仍耕若田歲輸田主所入如額以其餘食姑且自食不足則和穅覈掘草根食之或竟日不得食吾湖俗女子不能(去聲)大勞苦所務蠶絲紡績亨爨浣濯□□最煩溽者至躬舂汲止矣洪則凡耕稼之事悉親作之大江以南黃梅時雨水盛大田家多下田插秧洪亦椎結施箬笠荷鋤往田所顧又弓足也則緊縛行纏曳履跣踔泥淖中歸即爛泥著面衣裙淋淋溼透以爲常洪事姑存歿無闕事人稱孝婦旣刻苦力作久之家亦稍自給乃擇日治酒食邀族黨

定議取夫口從子鴻祥養之爲夫後長爲之娶婦旣生子未幾婦又死洪復手鞠其孫而躬理農業及其它治生織嗇之務至老不自休

蘭庭曰從一而終者女子之庸行然故難言之矣洪素不聞詩禮之訓而勤身苦志以撦拄艱困不可堪之歲月而其節乃久而益著斯又其難焉者乎聞洪鞠其孫孫時索祖母乳吮之已而湩漸出孫遂以育志之所至而氣應之固無怪也洪卒於乾隆五十一年守節凡四十一年於旌格宜早得旌顧尚未有以旌請故書此以俟采風者擇焉

施孺人傳

嘉慶元年月日　詔旌歸安故民吳芳松妻施氏節孝
給銀建坊如故事芳松余族兄也字長年少時偕鄉人
走巴東設肆逐什一之利居數年積數千金以肆委掌
計者而歸省母已娶于施即孺人也生二子長年兄病
瘵死而家貲多在巴東其仲兄策之曰巴東遠經理爲
難我往攜所有以歸別營運可也施念夫死子幼孱孱
一婦人不能遙理巴東事計莫是諾之仲遂往盡挈所
有以歸而緘置巳篋中施往請欲得其金仲乃發篋取
金羅案上曰金故在也若且去我爲若貯之耳竟不予
一金施默然引歸人多代爲不平施曰兄弟爭財恥也
矧弟之妻與兄公爭乎指二子曰吾第冀此二雛有立

他日或不至無飯喫也長年兒有所後父母施奉以終
老喪葬具舉今年五十九矣長子懿吉讀書爲生員次
名新能治生有孫已長成然施仍不廢操作亦絕不言
前取金不得事人以是稱施節孝而亦重其識大體云
蘭庭曰長年兒祖母姚孺人以苦節著始寡時有勸之
改適者姚曰吳氏祭祠堂死者主南向而有官人皆北
面跪拜吾他日得受有官人拜足已改適不願也抑何
善爲立言與施仂身植孤而以爭財爲恥亦知所恥矣
後福方膺克嗣徽稱有以哉

亡室方孺人施孺人合誌

余元配方孺人烏程人父用楫其母卽余長姑先大夫

女兄弟三人於長姑則年相次也先大父母欲爲重親故余幼締昏方氏孺人長余二歲年十九來歸然已病時方五月多重繭卧也常謂余曰甚幸得事君然自分旦夕入耳君宜自愛明年疾少間因歸寧忽鼻衄大作遂歿余不及與訣也孺人性端重不苟言笑自幼課女紅外母教之誦讀即知大意其家世業儒居城南峴山下面山負郭有林塘之勝余婦翁及長姑先後歿家業耗落存者多轉徙餬口所居空無人余後嘗一過之斷礎敗砌不可復識孺人之歸余也五行家謂五月不宜納婦故余往贅於方爲贅壻長姑掃舍舍之閒三日乃歸余復往尋其所則頹垣中板扉反鍵屋瓦亦僅有存

者空庭桃花一株於細雨中方蔌蔌飛墮余對之惘然殆難爲懷因口占一詩有東風無處不沾裳之句孺人歿既三年而余續娶施孺人施氏世居蓮花莊元時趙承旨子昂別業曰蓮花莊在今縣治東南之月河鋪其在下昂村者溪流瀠洄亦名蓮花莊以在城爲上故此爲下昂距余家五里孺人亦長余二歲歸余時年二十二父世洪樂亭知縣前卒孺人事母唐能順適其意母若嫂俱憐愛之其嫂亦余族女兄也先恭人持家甚嚴整孺人躬親操作旦晩勤毖余家故貧先大夫見棄後余爲家督顧頹焉不任生計日蹙孺人傾篋篋佐之余淹滯場屋鬱鬱不自得則益放曠無聊孺人謂曰何至

是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且君當不以一時之失得爲重輕也余性卞急有不合輒怒不可遏孺人每寛譬之曰盛怒傷氣此身可無惜邪余或製一衣食一豆意頗存吝惜孺人曰財用去當有來時無爲自苦也歲時饋奠必致敬致潔余有所款客屬治具必求當余意其自奉則極粗惡曰吾素所甘也孺人素患羸疾後日以甚疾作輒困劇稍愈即强起支持先大母年及九十動息須人先恭人已羸老往往遘疾病支離牀蓐孺人往來侍奉未嘗少懈余弟掞文婦陸以孺人疾故誠稍休息弗顧也方孺人無所出孺人出者子二人曰小同曰二同小同先死去年七月余在京師接掞文書知其婦

於五月中病殁念其子女多幼小恃孺人能鞠育之詎謂十一月書來乃并孺人而亦死乎孺人之死在九月二十八日蓋卽其生日云嗚呼人靡有不死孺人病二十餘年幾死者屢矣今死年五十三視方孺人已不啻再倍之況有子子又生子卽死可無憾余第念其食貧居約無幾微不足之意有士夫所不能及者歸余凡三十二年余多浪游與聚處日甚少死時相隔三千里并不獲一視含斂也茲并方孺人誌之如此歸安吳蘭庭

亡兒小同瘞志

小同生於乾隆十六年辛未九月廿八日先大夫生幹在辛而先恭人則未年生也兒生時先大夫方客長沙

聞得孫壽甚故命以小同而其生月日時又與其母同也兒天性肫然於世俗之可悅可慕者都無所闕嗜讀書晨夕無間輟頗具識解年二十三以水死其所以死余時客上江莫能詳之然亦不忍詳也余次兒二同於七月二十日生與余同月同日同時其生年在戌又同也小時以病廢學今方以醫術爲生蓋小同死而余之子遂無能讀書者矣小同古所謂死而不弔者然余烏能已於懷也故癡而志之

與章實齋書

十二月日吳蘭庭奉書實齋大六兄足下久不作書相問口知好閒闊心何可忘頃於馮軒圖處見所與書及周

書昌別傳蘭庭始識書昌實因足下亦猶足下之因與桐識書昌也書昌往矣如書昌者復有何人書昌性行樸實與其讀書有得處要爲不可磨滅足下爲抒所得力復推本於古來師儒傳受守先待後之故反覆究論義甚偉意甚殷甚矣持之有故而言之不可以已也口書稱長安舊游不堪回首因思蘭庭亦長安中之一人其人生平無可比數亦曾讀書亦聞有所劄記口病眊媮惰都未卒業已酉夏烈燄發自寓室爾時跳身獨出不死爲幸回顧火宅萬慮頓捐覺自此已後更不必作少有留餘之想造物以此佚我卽我一生所就於此論定太空悠悠復何繫著自證自慰較然可知足下素知

我者能念其無憀爲一志此崖畧否生年已六十二若其死在何年可豈之弗論冀速就見寄蓋天下固有卒然不可柰何之一事也作客已十六年更閱十餘日盡五十六年即爲十七年比蘇子卿止爭兩年耳復何道去年此一日正與書昌相晤今日適理及之能無慨然

蘭庭頓首

章實齋答書

兒子書來言足下詢僕旣許爲足下撰文何久不見寄足下訝之是也僕性疎懶然自入中年情深追往索居懷舊則涉筆未嘗不勤惟於足下有索則且遲遲蓋亦有故昔人謂子長作相如傳因其自序不敢

有加班氏之傳子雲遂爲家法僕文自度不足有加
足下欲得足下如馬揚所爲自序者一通以爲潤色
庶幾無負而足下方匿迹消聲惟恐名姓聞於世人
爲不知已者相與傅會爲同調又安肯自爲采色丹
靑嫌於揭竿求亡子耶且足下所以索僕之言蓋有
感於僕嘗傳周書昌發憤於讀書無用之說而以守
先待後歸功書昌足下許僕言之有故庶幾善持論
也乃足下則自述其頹唐落莫屢病不死又遇火災
僅以身免輾轉覺脫然如此身不在人世然者欲僕爲
敘此中涯畧噫足下之言使我悲也昔人謂身隱焉
用文爲今足下隱而非隱僕既粗知足下亦當以言

而未嘗言者爲足得其形似雖然僕雖形似足下知無當於足下意也蓋書昌自謂有用而世人以爲無用故僕推其所用爲當世剖當世宜有信者卽起書昌於地下知其犂然亦有當於心也足下方自以爲無所可用而世且不復知有足下僕乃推其所用爲當世警毋論當世未必遽信卽面質之足下足下本無是心得毋疑僕亦强爲傅會乎然僕自謂未嘗誣足下也蓋惟聖人天質初無所偏粹然元氣如修養功成陰陽調適未嘗有偏勝也大賢以下乃見所偏如生稟得厚臟腑血氣有獨恃其强者終身以爲便利中人以下不見偏而見細如有病之人風寒暑溼

有獨受其厲者終身受其患害此其槪也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大賢中人而下優絀各有大小淺深優者偏勝而不能相兼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絀者偏累而不能相易殆猶原多亢而隰多霖也故必明乎調劑盈虛之說然後可以知人而論世也足下竊學於邃而無專功得文之心而無撰著會心甚遠而簡於語言非僕幸聞緒論亦無由知足下所自得也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得深者往往重內而遺其外然太上心知其意則曰口不能言庸妄者流豈蚩自許亦曰吾知其意而口不能言則幾於龍蛇沮矣寧與庸妄相爲龍蛇而貴自適其意足下之所得

也夫學問文章君子之出於不得已也人皆心知其意君子方欲忘言惟不能不迹於學問文章不幸而學問文章可以致名又不幸而其名誠有所利慕利者爭名而托於學問文章甚至枝很貪求無所不至君子病焉足下恥名可矣乃并不屑其實是足下為已有餘而非有用於世也然推足下之所恥所不屑者以為爭名者流使之惕然有警於心或者爭氣可以少恬此僕所謂推其所用為當世警也夫犀出鴆鄉斯為貴也火水至寶益多則無取矣使足下生於魏晉之閒自命達生而糠秕人事僕又何敢更助頹瀾今好名鴆毒亦稍厲矣猶幸造物之於區植必有

所劑乃生足下之使獨也此僕所謂調劑盈虛而始可與知人而論世也雖然足下難爲知者僕能知之亦不易矣猶憶丁未淹留都下謁銓注選因言足下瓠落無所可用僕得爲縣當迎君官舍殆如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可爾及僕辭選出都私計寂寞嗜好更誰與君爲臭味耶鶯庭年壯氣盛負其不羈方將致身通顯焜燿爲一時望者乃獨與足下相得則同心之比臭於香草有不以出處喧寂而異者矣此言幷示鶯庭爲何如耶學誠頓首

實齋又答書

日前作足下書未及脫稿而星使遄行卽以草稿先

寄足下念遠別無以爲歡急欲慰足下遥望也今稍加點定繕爲正本奉寄不知足下意爲何如或疑足下索文當如序記之類爲公家言乃爲得體不當作致足下語如往復問答者然此則古無成法僕蓋以意爲之然亦微有據依特不盡執守耳韓退之送太學生何蕃乃投贈之書畧如序記之類對見存人言理宜如是故方崧卿本題爲太學生何蕃書蓋本書事之體如孫樵書何易于之類或當時書以贈之故李漢見其文屬投贈而標題爲書遂編次於書類耳意雖小異而失未甚也朱子以其文爲傳體而改題爲傳恐李漢明知爲傳而編於書牘未必如此無倫

次也要之古人文無定體與人答問而即傳其人周秦諸子往往有之今雖時異勢殊不得不分體製然於此等源流不可不畧知之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九月十三日學誠頓首

再與實齋書

日前郎君持示足下書嗣復得繕定本并再所與書知足下念僕甚摯且援据古法以退之所以處何蕃者相處僕何幸得此雖然僕之欲得此文非欲藉以自壽其名亦非敢云以無用爲用如所云犀出嫣鄉者以矯世而秛俗也此不過如倩人圖形聊以把玩己之面目耳而足下乃以嫌於揭竿求亡子爲言口正無怪將牢太

過而別据一格以爲立言之地也每觀足下庚辛間亡友諸傳其人多半僕所知好性情蹤迹歷歷可挹篔谷許以爲不死其友此傷心語也今篔谷則又死矣僕與篔谷同歲生知復幾時足下或有待與篔谷同傳之然僕尤願及身見之也所云子雲相如皆有自序足下亦聊及之固所不當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云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僕豈敢望退之而亦身居磨蝎而名聲乘除乃至無善惡之可言抑更可悲已寒氣總至尊候多福十月日蘭庭謹白

書黔陽決獄事

族伯祖青然公爲湖南溆浦知縣攝黔陽縣事黔陽人

有獄于法當磔死經兩官未决三年矣後至者告病去上官以公往攝實則專治斯獄也先是縣貢生傅應泰有子二人俱生員長子淑材居于鄉次淑楫在城依父居淑楫死淑材子輔學來犇喪歸而病病兩月死又兩月應泰在城亦病死黃振裘者亦生員應泰妻之族弟也又監生危懼則淑材妻弟也振裘數往伊姊家而淑楫妻廖女流不諳大體飲食禮貌頗減于夫存日以故振裘心銜之傅有鄰居童生何倫年十八善屬文縣試列第一振裘之子與爭名而不相得也振裘亦陰忮之傅氏一家三人于數月內相繼死于是振裘與危懼合謀傾之危故傾危士則誣廖與何倫姦私因毒死伊夫

并夫之兄子及伊翁而危懼屬其婢七妹稱廖之婢酉妹細妹來商同市藥得知姦殺狀甚悉即喚酉細二婢白金使互相指證謀既定振裘素工刀筆即具狀從臾伊姊爲傅應泰妻者與伊子淑材控于縣而身爲抱告淑材故鄉居初未悉業有人發之則以爲實有之也時署縣事者瀘溪陳令以告證明白遂嚴行掠治何倫與廖俱不勝楚毒自誣服獄既具陳令旋回本任去而廖之父走控巡撫侍郎請檢死者屍巡撫下其事前此陳令已開驗傅應泰屍仵作人黃振裘賄報有中毒傷陳令不復致詳也公既攝事乃請覆檢應泰屍則不見有所謂中毒傷者而振裘等執益堅謂初檢得實廖與何

已伏罪可據也公念毒因姦致而淑楫先死不檢淑楫屍則案不可定遂復請檢傳淑楫與傳輔學屍凡檢屍必用仵作仵作受屬爲姦利則彼此各有暗記卽易其人再三檢所報有傷無傷及傷作何狀輒與初報合武陵有盧仵作最有名公乃親請武陵令以他事急召之至則載與俱來置諸別室厚遇之以親信密相防檢故黃振裘等不能爲地而所檢俱得實云公當檢傳淑楫時先禱于縣城隍之神于廟齋宿三日迨開驗烝之刷之齒係病死無他狀公復反覆閱視惟領下骨微有青色圓暈口口口口曰是得非傷乎仵作曰否凡中毒藥必心先受之其傷由內以達外卽骨之勝理皆可驗也

寧獨此哉然則其餘皆無故而此獨青暈何也曰諦觀屍衣領上有銅鈕鈕當領下鈕印于領久則銅之青入之然入亦不深拭以水當立去若由內出者則青入骨裏卽刮之不去也拭以水而青果去巳檢傳輔學亦無故乃審詰振裘等初猶抵讕而七妹酉妹細妹三婢者則盡吐賄屬誣證狀振裘等乃叩頭伏地請死以獄上法司當黃振裘開棺槨見屍律叙危懼傳淑材及三婢罪各有差　詔如所奏前署縣陳某審事不實幾入人極刑著革職照貪酷例永不敘用其審出實情之知縣馮應正所司予優敘馮卽陳令去後以接審此案告病去者法司奏讞時誤以馮令名上馮遂得進一秩而公

仍歸溆浦未幾馮以任黔陽時有應給老婦銀十五兩貽庫未給被劾而公亦以失察削籍旋經巡撫保題以謂溆浦苗疆要地吳令居官四載諸事淸理其才實堪任使奏入　詔引見乃補授河南西華縣知縣公有自記黔陽覆檢三命事莊方畊侍郎作公墓志口亦及此事然體尙簡貴于事之本末不具乃僭節潤所記成此附于墓志之後蘭庭識

我雪公別傳

公諱啓褎字我錫以音近自號我雪余之族叔祖也父又皐公諱景卿以達學著公無意於仕進喜讀書實事求是康熙以後邸報皆有手錄朝章國故靡所不究而

于吾郡諸故家之譜牒源流興替與人談如指諸掌郎傳所稱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無以過也然公尤所究心者則在于紹述家學而昌明之蓋吾吳氏自始遷祖已來迄公已十三世矣族既繁衍先世之遺文軼事不盡見諸家乘後生小子耳目凡近不能究知昔之人之懿媺而其傳在口耳者寖遠而失其眞公稟承有自存記纖巨畢備隨舉一事檢尋悉有條貫嘗輯前邸吳氏詩存摭拾補綴手繕寫爲四巨冊序之曰詩存者以人存詩實以詩存人也人各有其詩而其人之精神寓焉即其性情行事可考而知也吾家能詩者不乏其人亦頗有爲世所

選錄而懷才憔悴鬱滯之士叢篇巨帙委諸鼠蠹之齧蝕往往有之昔江左王氏人各有集而唐竇羣兄弟五人皆工詞章爲集行於時今縱未能及已而罔羅放失當有任其責者是用不揣愚昧竭數十年之力蒐而錄之人各爲小傳畧具世次事實凡數易稿共爲若干卷亦使人雖已往藉以有所著見焉其大畧如此昔司馬遷爲太史公書序備述其家世言論風旨班固循其例作漢書敘傳綴輯前聞而王命論幽通賦等篇亦兼著之此家學所由存而身任文獻者之大凡也由斯以言識大識小雖事各有殊其意一也然則博搜精擇粲然成一家之書如公者非吾吳氏之文獻所由繫焉者乎

公亦喜爲詩嘗病起作詩其句云婢能諳藥性犬不吠醫人子弟以語涉白樂天請易之公听然曰吾詩遂能懸合樂天仍之不亦可乎亦可見公嗜古之篤矣公粹德懿行與其年壽子姓已具孫中允人龍所爲公傳故不複出蘭庭述

魯穎先生傳

先大父楚三公以講藝爲一時大師門徒殷附族人儒業者慮無不著弟子籍而公尤心許古年先生古年名椿齡公族子也太常炳儀公子有雋才爲廪膳生年未三十死公痛惜之其後乃得先生以爲不下古年也先生亦公族子諱趐羣字魯穎資稟穎異讀書輒了大義

然不能知家人米鹽麥雜事尊人松岳公拮据生業老不自休暇亦不欲其子以米鹽凌雜損讀書心也先大父嘗謂先君曰人師實難異時為蘭庭求師當無逾魯傳者魯傳先生本字也後以多穎而先生之名在三國志與穎義有合故以穎易傳于是蘭庭遂為先生弟子先生之文典博瑰麗意態百出而能不戾于法出為人師所主多有藏書家則益得讀所未見書厭飫浸灌識解彌復超詣自鄉黨先達交口器重之而先生自為諸生無論大試即歲科試觀風季考月課之屬曾不得一列高等浮湛曹耦中無以異也乾隆二十七年以疾死年四十七遺孤焜後字鵬初時裁十餘齡耳母胡孺人

親督課經書日有程要而手勤傜鍼𥀹紡績以支給衣食甚不易也已而鵬初能爲文進列黌舍人咸爲孺人慰且謂先生幸有子也未幾而鵬初死亦年四十七嗚呼天固不可知也天生人而使獨異於人當爲有意于其人也乃生之而仍挫折之且挫折之已耳而繼迍而繼折者方似按成格以出之則吾誠不知天□□固無心而任之邪抑剝不極者復不暢天亦幾經審度而不得不出于此邪而又以怪我先大父所品隲他弟子類多不爽而于族人則失者再焉將由吾族運際衰薄而不關一二人之故邪鵬初亦有子視鵬初喪父時則年又小嗚呼悕矣蘭庭辱先生期許甚厚顧白首願頑

方以不文之詞冀表揚先生以慰先生于地下其亦可慼也夫嘉慶丁巳三月日蘭庭謹撰

封三傳

族弟封三既歿之明年適吾族有輯譜事其子如玉泣涕向予請曰譜有先人之傳誌所以銓次行誼昭示後嗣也吾父終諸生不克有所表見顧一生勤苦讀書而忠謹孝友有古人之風伯父所稔知也伯父不死吾父宜有以傳之敢以請蕭嘗聞之傳者釋經之稱有經而後有傳如左氏之論斷春秋本事以為之傳也太史公以人別為篇標以列傳則對本紀為稱而或者謂人非史官不得專輒作傳即公羊穀梁皆有傳文彼固未嘗

爲史官也此其說不待辨也譜系之書旁行邪上略具一家之統紀于是擷彼純懿次爲家傳要不得以逐末遺本議之予既悲封三之死乃因如玉之請爲之傳封三名坊封三其字祖爾立公諱履中以舉人爲仙居縣教諭父星聚公諱家奎封三甫成童喪其父家四壁立攜幼弟爲村童子師薪所入以養母顧能自力于學蓋星聚公以貧廢學故懇懇命其子從師學封三承亡父命不敢以貧故廢學督學者按部來湖州時烏程歸安兩縣分日試封三兩試俱雋就本籍爲歸安生員已而食餼然貧益甚凡再娶妻嫁一姊一妹及爲弟授室又火焚其居竭蹷不可爲朕而封三處之不變其素性狷

介非其分纖毫不苟所授業畧不與計脩脯即徒手來者誨之不少靳母死盡哀盡禮并殯斂伯叔父母之死而無後者而友愛其弟治于閨門內外無閒言人以爲難封三既久餼于學當充歲貢生故事當貢者督學別試之合格方準充牒吏部待銓然無不準充者封三當就試已以名上而疾作急舟載歸抵家不數日死年已六十有五竟不及充歲貢生嗚呼遇合之難哲人所致慨也升沈之故志士所共悲也　國家設甲乙之科以收天下士與其選者咸奮發立可致通顯若廩生計資入貢大約以三十年爲率此三十年中即何者不可爲迄無所遇而坐待歲貢亦可云困矣乃幾幾得之而

卒不可得則豈非命也而世乃有妄意速化竭智力以求索者可不謂之大愚也乎人謂封三不死或可待充然自足之一日然封三卽不死其貧當無已時何則貧富各以類應刻志厲行其氣足以致貧貧固士之常也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戰國時之士至不足重而孟子猶以有恆心言之卽士之自處宜何如矣而封三加于人一等矣

志鴻傳

族子志鴻生十歲喪其父先是陞階公死無子志鴻父運開以從子爲之子方三歲母沈孺人鞠以成長至是乃與其婦邱共鞠志鴻窶窘甚儳敗屋居糜粥時乏絕

邱昕夜紡織以布易粟沈老矣亦糊紙鏹爲贈鬼物佐之志鴻幼從里師學其師不甚通句讀志鴻亦不能有所擇逮長改從他師始知所以爲學進爲學官弟子志鴻名鸞坡性端飭程約矩度然志力專果常枵腹夜誦手抄書滿屋祖母與母相次死竭館穀資營葬兩世爲沈孺人請　旌表葢沈守節已三十六年志鴻年四十二乾隆四十四年死子嘉穎甫四歲未幾死志鴻遂無後胥石氏曰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臚其目其云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固依孟子爲說然云先祖則主繼祖繼禰者言故禮支子無子不置後而近世卽支庶亦得奉祭宗祖世於無子者槩云絕先祖祀非其義

也志鴻以罪特承兩世已且有子而仍斬焉無後則不啻無子矣況再世寡母植稺茹苦各數十年而至竟若是甚矣其酷也吾是以述之亦不忍其澌沒以遂盡也若志鴻之齎於年而業無所成又未暇論矣

徐貞女傳

旌門之典沿自往昔其於節孝爲尤重女子以節著女子之不幸也乃有未成爲婦而守死不貳且不敢以一死塞責則尤可重也歸熙甫之論曰女未成婦尙不繫于夫故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而其爲歸安張氏女貞節記則又取向所著論而折衷之以爲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

于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也究而言
之非惟不禁又將旌而殊之以為當世風此聖人因人
情之所不容已以立人道之極者也今　功令所垂未
嘗區未嫁者于所旌之外也律如是即禮不外是矣且
彼之所援以為說者禮記之曾子問也禮記出自漢人
不必果皆孔子之言而就如所言請壻有三年之喪免
喪而弗取則嫁之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
祔于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之二說者
今時豈皆以大聖已有定論而必行之乎今不可行而
顧援據以伸其說不且轉成孤證乎則誠未為通論也
吾族之女子有未嫁而守節者二人一陸家姑又伊公

女字沈長山陸𪩘一張家姑道東公女字烏程尚書橋
張丹禾陸姑生年二十聞𪩘赴請于父母奔喪已而贅
見婦於舅姑各如禮撫從子玉振爲子中洊歷荒歲勤
苦備至歿時年九十一張姑聞丹禾死即請奔喪舅姑
念其年少不可葢生十九年矣越十年乃迎去成禮如
陸家姑居六年年未四十死陸𪩘爲麟度先生師從子
先生作吳貞女傳云不曰節婦而曰貞女以未盡同牢
之事故不稱婦然女爲大名史書有列女傳固包已未
嫁言也二貞女俱予族姑先後題　旌節孝而族叔母
之未嫁守節者則有徐氏徐德清人父元臣幼字予族
叔父又京諱夢奎叔爲端木公諱楷子年十六娶有吉

日矣遘病死死時呼阿母曰母惟兒也兒死母誰與依然母毋爲兒戚也是時徐年十七赴至即悲泣已聞夫死時語則愈益悲不肯食其母强之食乃食然自是毀妝衣敗素多吞聲泣母多方慰解女曰兒已字吳句生死爲吳家婦兒早辦一死顧不忍舍母且吳有孀姑在亦兒責也願往守制乞母成兒志矣母曰女未成婦何守爲且如稺齒何女俛首不答再三言之則曰兒志已決不則惟有死耳母乃遹使告諸其姑姑辭曰吾子不幸可復用相累乎家故不贍困備言艱窘狀女曰固也母曾有子子死所聘婦卽婦也其忍使君姑㷀㷀獨茹荼乎閱二載當雍正甲辰卒來歸姑丁氏故早寡撫孤

守志于是立從孫盛孫以後其子而徐奉姑終其身無愆禮則歸後凡二十七年而歿乾隆辛未姑與婦同日被旨旌表樹節孝坊如制張家姑于又京叔爲再從兄弟其繼子名金笙

蘭庭曰明崑山龔詡以軍籍守金川門燕王簒位詡變姓名遁歸正統時巡撫周忱再薦爲學官不就嘗語人曰詡仕無害于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臣之于君女之于夫一也詡以一慟之故不忍沒其初心彼豈嘗策名登仕而義不事二君哉然則女子許嫁男子已相知名而顧云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乎此論之者過也族祖我錫公有貞女記畧其後事有弗及覩者故爲論

次之如此嗚呼可以風矣

弟妻陸氏壙厝志

弟妻歸吾家不逮事吾父然逮事吾祖母者三年事吾母者十三年吾母歿後五年而弟妻遂死可哀也已弟妻予弟蘭史之妻姓陸氏父諱樅衡歲貢生母卞氏自其家先世爲儒兼業賈後以居積折閱家遂破當弟妻始來歸尚一富室女也顧勤約婉順能得重闈心予妻施長于弟妻者十六歲娣姒之間秩秩如也所共事雖雖如也予妻嘗曰吾善病諸事苦不能周幸吾姒相左右吾責庶少寬也予弟艱於進取年三十五始博一衿爲學官弟子蓋自結童就試每試輒躓躓輒閔嘿自傷

思以他業奮弟妻心不謂然則閒相慰勉曰士貴立志苟能束修自愛卽窮達豈所計乎蓋其明識達道理如此吾妻每稱道其言亦以爲予規也昔孟子述齊人之妻妾瞯其良人及訕泣事而趙儕鵠以爲婦人生長中閫目不見人世洪涊無恥之事故羞惡之心未亡卒然感之而尙有以發也嗚呼此可爲古之妾婦言之耳今之不爲齊人者幾人彼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妻妾固深知之知之方心重良人以爲吾所仰望于良人者此也而良人遂能若此而良人之驕其妻妾方未有已也是豈妾婦之道亦有趨而益下者與此吾之所以重有感也弟妻死時年三十七子二人名鎬縣學生稼同女一

人適嚴承家以某月日權厝于先人墓側與予前妻方及繼妻施相依弟妻之死先于施四月耳志之者胥石䀂蘭庭也

阿陳傳

阿陳名翠梅小家女也賣爲人婢隨其女君歸於某某□□私之□有娠及期產一男女君詰之陳曰奴誠無狀顧非大相公豈有是䀂俗奴婢稱家主曰相公故云女君曰若然無足異者此子卽吾子矣宜字之以謂某某心懟其事卽堅不肯仞曰彼鼈下婢耳安知此子所從來而子之我則豈有是陳聞某之不仞也則蹤棄所產兒流涕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其誰堪者況賤人以自

盡也我不難以死自白第我死卽無以自白誓當畢此生不嫁親復有產孕焉不耳自是有議及遣嫁輒以死拒其後某亦心悔且憐之將遂收爲妾陳大號舉翦刀自刺旁人急持之創淺得不死事遂已無何某夫婦皆死餘二子尙穉弱生計日蹙陳獨身支持晩寢蚤作不辭劇易雞塒豚苙必悉心料檢時時循行田頭屋角手捽草杷土種蔬茄瓜瓠果蓏及水次芰菱之屬凡可以充口腹博易錢米供朝夕之需者無遺力亦無棄地已而二子者俱能自營殖有室矣家用頗不乏二子相與謀曰我家微阿陳不知作何狀矣禮以義起其可已乎乃走請於族之媪而屬尊者媪至坐中堂陳侍媪呼語

之曰大相公誠負汝汝今亦艮苦然可使終身遂無繫屬邪今日吉我當爲汝加笄卽起立手爲加笄笄出諸袖中二子及旁侍者雜然應曰媼言是其可辭羣擁陳使拜謝陳叩頭謝于是始加笄蓋年已五十餘矣家人多以稱庶母者稱之曰阿婆阿婆云嘉慶元年陳滿百歲值生日族人具衣冠走爲壽方以聞有司請　旌貞壽如例而陳死

胥石氏曰女婢覓私家主亦云小不貞耳阿陳始小不貞而卒以成其大貞彼誠有所激也然使居不數年而或以疾病及他故死則仍無以自也乃天方予以老壽使終白之要其立意堅苦不可沒也彼固一竈下婢耳

嗚呼此竈下婢不誠足多哉吾家相沿凡妾無子不繫于譜其以志節著者特書而滿百歲人亦罕有也故傳此附諸譜末

黎孺人傳

族伯父鳳來公諱諧茂材不第卒年四十六其配黎孺人上奉寡姑下撫二孤女含冰茹蘗操作不辭勞瘁如是者閱數十年鳳來公兄弟五人仲弟娶於李迄不孕有餘三人以貧俱未娶吾家祠堂稍行古宗法每祭以宗子主祼獻而鳳來公爲宗子黎念公不可無後也已有侍婢邱請於姑願以予叔氏冀可生子娠喜曰嘉禾不擇地而生安知吾家不由此昌其緒邪叔遂納邱爲

妾已而生子傳庭□□鳳來公歿時其次女方在娠遺命若生男也當命以傳庭至是以名所生子而黎撫之爲公後其後邱復生樹庭不數月邱死黎復取撫之屑粉餈以代乳哺勤苦尤至二子俱得成長蓋嘗讀谷風之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言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也若夫既無後同宗皆可爲之後而委曲審顧不惜捐所私昵以冀延夫一綫意蓋以爲取諸疏屬諸子不如夫同父之子且手所撫育爲加親也此其用意之苦有非尋常闒闒人所能及者矣黎後公四十五年死年八十八初公死以其三從子開庭攝祀事既得傳庭開庭乃歸本宗樹庭述

節孝孫孺人墓志銘

嘉慶三年十月癸丑族叔母節孝孫孺人卒年八十有二蓋孀居者實六十五年孺人系出菱湖菱湖孫爲望族父亦行考授州判官母沈氏孺人年十七歸我族叔父岵瞻公公諱會奎甫期歲而公死惟遺腹生一女後適徐芝仙欲立繼而近屬無可繼者姑凌氏爲孀已十八年孺人奉事曲謹疾痛疴癢如其在已二十餘年如一日凌嘗曰吾婦事吾孝使吾子在能孝亦不過如是又曰人喜有孝婦每祝婦他日得孝婦如婦今吾婦倘未有繼嗣復何云得婦也因相對欷歔泣下已而凌死孺人畢力營喪葬而女適徐氏者又死時三從諸子已

多有成長者乃立名芳鏐者爲子旣冠娶有婦生有子女而芳鏐夫婦相繼死□□□□□盡以予所聞見岵瞻公父行四人岵瞻公無親兄弟從兄弟五六人俱長大有室先後夭絕甚一爲又京公聘有徐氏未婚守志予嘗爲作徐貞女傳亦先死獨孺人老壽而百感叢集終其身在酸苦之地每念人事不齊盛衰之故多相爲倚伏而此一門乃衰替至此亦可慨也孺人生康熙五十六年某月某日乾隆五十七年得　俞旨旌表節孝于是其孤孫名行將以某月某日奉其柩合葬于岵瞻公雙濠里之墓乃衰絰叩頭請予銘其墓中之石先是徐貞女所繼子盛孫亦死無後方議所以後之者名

行承五世之緒依傳單弱煢煢以祖母之苦節泯焉無徵爲懼此誠有足嘉者予衰老無聞其文不足取重且孺人固非藉予文爲重者而名行反復丐請不可遂已乃不辭而系之銘曰

生年二九喪其偶亦既白首閱三百甲子又百之九斯爲吾家之老寡婦爲夫置後予口予手庶其無負孰生而憐孰死而捐同穴孔安自茲千百年蘭庭撰

書霖蒼公傳

公娶於嚴及置妾陳俱無子又納妾徐生子長年字天成娶蔣氏長年在娠七月生人頗疑非公子然宋潛溪亦以七月生章章見於傳記人之胎氣固容有然者已

而陳亦舉一女後適下昂鄭幼奇人疑始稍稍釋公既
沒天成移家城東文昌宮對岸之姚墩歲丁巳族人以
輯譜事至姚墩知天成已死其柩見厝太平橋北潘家
圩祖塋三子長者名文喬字星佩次某次某俱業織絍
彼中人咸曰前邱吳氏也夫幽隱之故非可臆測而悠
悠之口又猝未易明也故書此以識嘉慶六年正月四
日震字行蘭庭書時年七十有二

前邱志序

有作前邱志者爲序之曰州縣之有志所以備國史之
采擇也準此而爲之卽於一鄉一聚可也前邱在歸安
縣之十八都吾吳氏居此閱四五百年然僅百室之聚

其南六七里爲射村故前邱徙也吾族人頗分居於此亦不過百餘家耳故言前邱而射村統之矣毋見州縣之志類有所謂十景八景者夫一室之內朝曦夕照風廊月檻無不可標以四字飾爲美稱此固大雅所弗尚然而生長其地耳目所熟習都有往來於懷者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胡三省通鑑注曰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前邱雖無可志志之其亦有樂道土風之意乎往予客京師友人招遊東便門外之二牐其時風日清曠放舟柳汀荻沚間與浴鳧翹鷺相出沒幾忘身世之在塵土中者然一注念江鄉茗雪閒郎舍前舍後隨在皆此景物又未嘗不慨然於客游之淹久而舊國

舊都爲可慕也抑又有說焉吾家始祖桂屏公自滄安遷來譜云葬射村之通輿橋今公墓已久不知其處射村亦無通輿橋而又有云葬思溪非射村者倘亦有稽訪討論而興水木本源之感者乎是其他摭拾瑣細以夸詡鄉曲者均可得而略也

延陵季子祠記

吾吳氏祖季子歸安射村之西吳有季子祠其建始不可考里人奉以爲土穀神蓋里俗祀神每求其人以實之季子以南服之英死而爲神於玆土亦理之所宜有者祠舊列祀典每歲以春秋仲月有司肅戒具服奉牲幣詣祠行事三獻成禮罔有不恪不知始何時輟而弗

舉盐胥吏竊閗棠蔽規經費以自入而秩祀委諸草莽已數十年矣夫祭有其舉者莫敢或廢季子之祠唐人所議斥淫祀而特存者況　皇朝著爲　命祀所以彰表昔賢使民興起於善者而顧可弁髦置之族子名江懼無以妥先靈也力白於縣主大夫始得修復如故事復慮夫事有興廢當有以揭示來許屬余口爲之記蓋嘗綜而論之古來賢人君子其名或不見稱於當世或當世稱之而去之久遠無復有問其遺迹者荆蠻舊俗諒多荒屑鄙僿季子以一介公子來游上國所至輒傾動其一時之名卿大夫豈東南靈淑之氣將有所暢發而特以季子開其先歟吳氏之爲著姓所在而有第唐

世無爲宰相者故世系不見於史然源流具在多云出自延陵夫世固有醜其祖德而諱所自出者非季子之賢何以有是且夫賢季子者亦以其能薄千乘之吳而不有耳此非獨季子賢也太伯以天下讓無論已卽季子之兄三人何一非能讓者然則吾吳氏固以讓世其家者也彼簞食豆羹見於色且或有一簞豆之惠而歷久尚形德色者則使趨拜祠下而仰溯遺徽其亦有竦乎內媿者歟名江字星龍余嘉其能返本修古大遠於流俗之爲而尤願其無以此舉爲足也葢闕佚廢墜所待夫釐而正之者其事尚多也嘉慶五年正月甲子延陵後裔蘭庭撰

祭延陵季子祠文

維神誼符至德名冠句吳翩翩稱公子之佳落落多雅游之彥既係國以命氏復傳世而保家其祠之在射村西吳者介一十八都之區爲二十五家之社雖禱賽方趨野老八蜡兼通而春秋實領祠官諸神受紀是惟國故豈曰家榮茲屆良辰式循舊典蘋蘩可薦嘉合莫以居歆瓜瓞相承告利成而襄事隴頭懸劍彌興追遠之思茲外賞音競奏娛神之曲秩祀修而勿替孝思永而益虔靈其有知伏惟尚饗

答章實齋書

別來又十許年海內知己存有幾人自邵與桐死遂不

復知足下游歷所在頃接手書知近客杭州自吾家抵杭州僅百里然而會合爲難夫乃歎昔日之連輿接席相與上下其議論此樂殊不再也某氏古文之選足下論其取舍失當良是至謂僕不當爲之作序有加汰哉叔氏之以禮許人者則僕平生所浪施筆墨不知其幾於此又何靳焉又嘗念歸震川以琱璣舉子著書荒江墟市之間賈豎村嫗往往從求乞爲文今之賈豎村嫗郎無有欲得文者閒有之亦求諸當時貴人豈知有荒江墟市之歸有光者且文郎震川署名必以貴人而茲且指名索文則何必非一時之殊遇也然而足下之相待爲己不薄矣吾家譜事非一人所得專足下謂歐蘇

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夫歐蘇亦未易言矣況欲繩以史法不且如一部十七史無從說起乎承示近刻數首其論史之識有劉知幾所未及者史籍考經所裁定足爲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擬蓋意見參差不無遷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僕老疾侵尋近狀所不忍言亦無可言者虛谷聞有來南之說未知信否存吾近相聞否曩在京時頗與通書問今遂無由聞知概念舊游當俱與生死辭矣臨紙不盡依依

蘭庭白

胥石文存

千一叟傳

前邱吳氏爲吾縣大姓代有文采爲蓺林稱重牧園檢討其尤也而余不及見檢討族昴弟千一叟多學有儁才能傳檢討之學余垂髫時聞長老述吾鄉名宿於叟首屈一指時叟客京師不可得見歲丙辰南還又二年始得見焉以余爲猶可與道古者往還恆數時吳氏重修族譜叟獨任文字之役既乃輯其序傳志銘琹之名曰族譜稾存嘗乞會稽章典籍學誠爲已作傳典籍因循弗及爲乃以屬余余於叟之學不能闚其奧雖有言豈足以厭叟意然叟深知余曾序余娛親雅言宜有以

報叟者故不復辭叟名蘭庭字胥石嘉慶改元　國家循故事開千叟宴叟年六十有七得與宴遂自號千一叟以志榮遇其先世詳家乘中乾隆甲午科舉人遊歷二十餘年得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甚貴人多有欲致叟出門下者微言之叟陽不諭七試禮部卒不售叟孰精乙部書深懲夫言史者之喜以空腹高心妄論得失而不復覈事求是徒以逞其一時之快也思有以矯其弊故其讀史也尤究心於地理職官二者於其沿革建置乜人苦其紛拏緐亂卒不可理者鉤稽探索盡得其條貫上下千餘年瞭如指掌少詹事嘉定錢公史學冠當代嘗見叟所著五代史纂誤補四卷歎其精核

每以不得見叟爲憾章典籍亦𦔮史不輕許可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維二雲與胥石耳二雲餘姚邵學士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讀古人書會心甚遠能得其用意遂肆力於古文詞棊落浮盤務简逸自貴不肯以無當之言媚求者於詩長於五言近體乾隆庚寅刻存四卷名南雲草堂詩集凡舟車所經山川關隘輒記之以詩集中以此類爲多其宅疇應之作十不存一識者矜之夫以叟之才之美學之富苟其勤於箸述其傳可必也而叟顧不屑意於此或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所自譔詩文不自收拾愛叟者慮其湮而弗彰也勸其排纂叟亦頷之然懶甚卒不能自力也館京師時弗戒於火囊

篋書卷悉燼焉由是益頹廢無意於硯削閒叟之交遊大半多貴而叟終不得當於禮部充然無慍色以爲吾命固爾奚足恨兒臞削面目嚴冷平居喜緘默不輕相酬接廣坐高會眾口沓沓漠然若不聞者閒出片言以詰出之率屈其坐人俗士甚畏之謂叟貢高自大喜尙口相戒不敢近然叟實謙和有所作喜人彈射即不中亦置之弗與辨釋其取於人也甚寬不律以已見叟二子皆早世四孫長者已爲縣學生叟雖不務通聲氣然學士文人聞其名而與之遊者甚不少今遊倦而歸跧伏墟市間視昏聽聾乎昔之蘊負格格焉無可告語而乃以未契託諸元照是可慨也嘉慶庚申閏四月嚴元

照譔

爲見存人作傳古人唯施之婦女工伎卽坡公方山子傳亦是志林中隨筆敘錄故季常品學之大者都未道及唯以點染爲工後之無識者從志林中鈔出强題曰方山子傳殊不可援以爲例此文只可云自我作古耳元照譔此頗自出意見於學問源流獨舉其大者而其它瑣悉一概從略此亦古法也元照又識

胥石大兄傳

兄名蘭庭字胥石余同產三人董氏姊最長次則兄兄今年六十八矣少穎敏日誦數千百言喜爲詩經吾家

牧園先生指授凡所讀書悉資以爲詩其後乃肆力於古文有所作成之不淹刻然時復研削點竄或不存元稿數字以示人人不謂之能惟同縣徐斐然敬齋會稽章學誠實齋長沙余廷燦存吾偃師武億虛谷龍溪李威畏吾數人者心喜之兄早歲以謀食走四方先大夫有門下士嶍峨徐碩士遜夫資之入都已乃游大興朱竹君先生之門蓋余存吾實介之存吾亦先大夫學徒也竹君先生負當世重望載酒問字者屨滿戶外兄以故得多識一時鉅公長者及諸賢儁士兄既與討借相知頗有欲爲之地者兄陽爲不喻其意每發口輒以他語亂之甲辰臨試前聞家中得第二孫因取場中第三

題義命之曰範吾以見志人咸推兄高致非世俗所及然兄亦遂屢頁罷黜無所遇兄留京師受倩纂修諸官書及校閱四庫書因得益讀所未見書爲詩文大都寄名他氏所自著書則有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族譜稿存二卷南雲草堂詩四卷餘多燬于火無復存者兄自丁未後郎不與會試落落穆穆行長安市上人漸無識之者兄益不喜與貴人通問惟知交數輩自爲過從娛樂或相與歷城南諸佛寺看花飲酒絕不作羈棲結轖之態兄雖似不耐程檢者然爲學實專且勤獨坐郎手一編不輟而其文章益進而未已去年春得與　千叟宴荷　御製詩及諸珍幣之　賜因自號千一叟旋郎

南歸兄二子長小同少好學早死次二同當二同年十六七即以家事付之兄都無所問去家二十一年歸來有男孫四人女孫三人皆往時所未有二同亦能曲意承順冀以博老人驩心不三月二同遽得疾死家業榜然而一門孤寡反恃兄經理兄自此戚戚乎無生人之樂矣追惟董氏姊之死忽已四十年余最小弟今亦目眵髮秃漸成羸老兄十五六歲長余況憂能傷人尤可念也故略具梗概以示我子孫使知之蓋爲見存人作傳昔人亦閒有之不爲嫌也嘉慶丁巳九月弟蘭史述

吳胥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悔庵學文

前邱吳氏歸安之著姓代有文釆爲鄉國稱重胥石先

生其尤也予垂髫時聞長老述吾鄉名宿於先生首屈一指心慕之甚時先生客京師不可得見嘉慶元年南還又二年先生來予家始得見焉與予論說相契往還恆數嘗託予爲傳一通先生歿予乃改削以爲誌墓之詞云謹按吳氏譜言本貫嚴州之淳安元泰定間有諱壽甯者始占籍歸安之前邱先生之曾祖諱景道貢生 貤贈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祖諱湘縣學生 封承德郎吏部主事父諱聯珠乾隆元年進士官至刑部陝西司郎中曾祖妣沈 貤贈安人祖妣凌 封安人妣阮先生刑部君之長子諱蘭庭字鎮南一字胥石嘉慶元年 國朝循故事開千叟宴先生六十有

七得與宴遂自號干一叟以志榮遇中乾隆三十九年本省鄉試遊歷二十年得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起貴人多有欲致之出門下者先生多不肯以苟得也七試禮部卒不遇先生熟精乙部書深懲夫言史者之喜以空腹高心妄論得失而不復實事求是徒以逞其一時之快也思有以矯其弊其讀史也尤究心於地理職官於其沿革建置紛拏棼亂卒不可理者鉤稽探索盡得其條貫上下千餘年瞭如指掌少詹事嘉定錢公大昕史學冠當代嘗見先生所著五代史纂誤補四卷歎其精覈以不得一見爲憾國子監典籍會稽章君學誠亦善史不輕許可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惟二雲與

胥石耳二雲餘姚邵學士晉涵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讀古人書會心甚遠能得其用意肆力於古文詞羣落浮豔務簡佚自喜不肯以無當之言徇俗人意少時卽工詩顧不苟作乾隆庚寅刻成四卷名南雷草堂詩集凡舟車所經山川關隘輒記之以詩其宅酬應之作十不存一識者矜之先生之居京師也朝貴歲致幣物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至乞其校定之書刻以行世削先生姓名友朋知其事者爲之呼憤先生弗校也暮年所作不自收拾愛先生者慮其湮而弗彰也勸其排纂始亦頷之然嬾甚卒不能自力旣而所主弗戒於火囊匧書冊悉熠焉餘是益頹廢無意於硯削閒矣先生交遊

大半多貴而先生終不得當於禮部試充然無慍色以爲吾命固爾奚足恨貌臞削面目嚴冷廣坐高會衆口噂沓漠然若不聞者間吐一語以諧出之率屈一坐人俗士甚畏之相戒不敢近然先生實謙和有所作喜人彈射南歸後會吳氏有事於譜牒先生獨任文字之役旣乃集錄序傳誌表梁之名曰族譜藁存予爲之塗乙改竄先生見而大喜增芟修繕不以爲煩其虛懷如此先生娶于方繼娶于施皆先卒有自譔誌子男二長小同早慧能讀書未娶死次二同亦前死孫男四人長耋初縣學生次某某孫女四人嘉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有二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地銘曰

貌何醜吃其口緊何人斯干一叟吁嗟無藉展所負獨以末契託小友我今銘之兩不朽

王蘭泉湖海詩傳

蘭庭字胥石乾隆三十七年舉人有南雪草堂詩集

補禍山房詩話胥石爲吳編脩大受高第弟子少以文名吳越壯遊燕趙多蒼涼淸健之作年六十餘流寓京師與仁和吳君麗璜長元齊名時號二吳胥石有五代史纂誤補四卷長元有宸垣志略十六卷胥石在京師寓馮編修集梧家旣南歸又寓秦臬使瀛署中詩四卷句如亂泉橫短彴荒墅綴疏花柳痕妝閣翠花氣酒船香睛煙融碧樹小雨漲紅潮春旗絲

雨潤水勢嘵風腥麥場風引雉荷浦雨蹲鷗星光寒
墮水樹影遠隨人餳簫寒食節絲雨杏花天鶯花成
昔夢煙月歎浮生梅扶老態猶含萼草釀柔情未破
茇山色當門朝旭麗松聲滿院夕陰寒被酒並尋盤
馬地乞花同泛釣魚船愁鬢欲星還作客長途無日
不登高皆耐人諷詠

朱跋

家笥河太史視學江右延吳君胥石居幕下歲辛卯冬以所刻南雲草堂詩集寄余凡古今體若干卷憶余與吳君稱詩兩溪即嚴寒酷暑不少輟忽忽者十年矣後吳君束裝入都余亦僦居窮鄉倡和寡儔今郵示此本讀之擊節誠如歸愚太史所云掉鞅於少陵昌黎閒者余竊歎吳君所學之有成而余益窮愁潦倒偃蹇於蓬蒿菰蘆中可悲也夫

玉圃桀識

吳跋

族祖胥石先生爲太高伯祖牧園先生高第弟子史學名一世著書甚富强半佚亡南雷草堂詩集四卷吾老友會稽章君碩卿所藏故鄉經兵燹後原板不識存否卽刊本亦不得見今年冬遇章君海上出此冊相示前有歸愚先生序又有朱玉圃藥墨跋書法犀利方闊在隋唐之閒通卷圈點謹嚴有法想亦出其手朱君不詳何人跋自謂與先生稱詩兩溪兩溪者吾家前邨爲前溪其東則竹墩爲竹溪當亦此閒詩人之抱才不遇者計原本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有一字因亟假于章君刻日草出訂爲一冊仍將原本歸之爰記數語于此光

緒歲在丙申嘉平歸安吳堪識

胥石詩存四卷文存一卷歸安吳胥石先生著又附錄一卷則先生傳誌諸作也先生名蘭庭爲牧圃檢討大受從弟乾隆甲午舉於鄉七應禮部試不遇主馮編修集梧家編修校勘羣籍如攷定元豐九域志增注杜樊川集皆出先生手詩古文得牧圃檢討之傳游京師久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隆有欲羅致之者先生夷然不屑也詩尤深造出入於少陵香山間一洗纖仄叫囂之習所著如雜詩七首秋懷四首及大雨舟行有述清口諸作則杜之垂老無家諸別白之秦中吟嗣響也中年後所居火等身之作盡付一炬今詩存四卷從會稽章氏借鈔得之文存一卷則從族譜稿存錄出者也

昌黎韓氏所謂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彌足珍矣昔沈歸愚尚書與牧園檢討生同時居百里而近其輯國朝詩別裁自謂窮搜博採獨於檢討所作不能舉其一二引以爲憾今先生遺箸獨得展轉借鈔論定百年之後不至委翳於荒榛斷梗如歸愚所云者不可謂非幸也刻而傳之藉以見先哲遺風焉嗚呼乾嘉盛時海宇清晏吾鄉耆宿率篤雅嗜學窮年鉛槧先生其一也而連蹇不偶孤羈輦下者且二十年並其歐心之作亦爲祝融氏負之以趨曾不得廁其名於箸作之林亦信乎文章憎命矣再文存一卷既云族譜稿存而中有與章蓮齋三書並蓮齋荅書前邱志序似非族譜所有即

延陵季子祠記祭延陵季子祠文雖其族之所自出然亦嘗附之末簡不必羼列傳中刻既竟復買其疑於此以質後之讀者辛酉浣花節吳興劉承幹跋